

# 褶皺裏的香港



◀中環亞畢諾道附近的一條後巷，彷彿科幻電影場景。 作者攝

將一張白紙打開、展平，無論在其上書寫、繪畫什麼，內容必一覽無餘、毫無懸念；假若將其隨意摺疊揉搓，再任其緩緩展開，那麼所見便是一個全新畫面，本不相關的內容荒誕地拼接在一起、縱橫的褶皺搭起「超現實」的認知新架構，日日所見的尋常之景中也潛藏着無限可待發掘的「奇觀」。

始於銅鑼灣，沿港島線蜿蜒至筲箕灣道的全長四點二公里的英皇道總是車水馬龍、人行道上人頭攢動，像是條不停歇的「傳送帶」，街道兩側高層寫字樓、住宅樓鱗次櫛比，典型的現代都市風貌。與之平行的另一條渣華道也毫不遜色，兩者並列而行、貫穿港島東，若把港島東比作一個人，這兩條主幹道就像是脊椎，無數大小街區則構成填充其間的血肉。掀開城市的褶皺，一條仍保留傳統市場沿街布局的春秋街街市緩緩展開。街道兩側樓宇的地下一層塞滿各

式檔口，蔬菜水果、豬牛雞魚、豆品乾貨一應俱全。說起來是一條街，實際上為了更好地招徠顧客、展示商品，商家們自發在門前撐起一個個移動「傘舖」，於是褶皺裏產生新的褶皺，走在「傘舖」和檔口之間的小路上，只聽得「叮叮」「叮叮」，道路中央一輛叮叮車緩緩駛來，電車司機不停響着鈴聲才能在人潮中「闖」出一條通路。這一刻，若是可以切出一個城市斷面，小小的春秋街就有「檔口—街道—傘舖—街道—電車—街道—傘舖—街道—檔口」九條肌理。和兩側藍灰冷色調、快節奏為主的城市道路不同，這裏五彩斑斕、熙攘熱鬧。褶皺裏的街市蘊藏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煙火氣息。一次從大館觀展出來，沿着亞畢諾道走到藝穗會的梯級路上，兩座住宅樓之間的縫隙如同電影場景般吸引住眼球。山地的原因，兩座相隔不到五米的住宅樓的首層不在同一標高，於是位於

較高一側的住宅背側修起一個細長的平台，同時為了通風和安全需要平台又需和低側建築相分離，從而形成一個極窄極深的「峽谷」。平台的金屬網欄板、側牆上縱橫曲折的水管、高低錯落的空調室外機、「胡亂」冒出的各種消防、通風構件，像是穿越到一個平行於通常認知裏中環的世界。走到平台的盡頭，看似無路，向右一轉，豁然開朗，被綠色簇擁的小徑一直引向遠處的台階，殊不知台階的盡頭又是怎樣的一番天地呢？原以為活化的歷史建築已經是「金融中心」裏的褶皺，而這褶皺裏還有更隱藏的溝壑，甚至在地圖裏都難以尋覓，唯有親歷尋覓，方能發現新驚喜。在寸土寸金、極為繁華的軒尼詩道灣仔段，三邊被高層住宅和商業大廈「夾擊」的軒尼詩道遊樂場像是緊湊城市裏的「黑洞」一般，難得開敞地成為周邊居民喜愛的運動場所。籃球架後側的背景石牆和周遭環境略顯不搭，凹凸嶙峋的石塊成了大家存放書包的天然平

台，不知在享受這無形便利的同時，人們是否留意凝固在這殘跡裏的歷史痕跡。深入歷史的夾縫，赫然出現的是一整座位於灣仔填海之前海旁的摩理臣山。二十世紀初，因山中石礦及政府發

## 雀躍

隨着疫情放緩，康樂文體設施陸續重開，香港公園尤德觀鳥園亦然。尤德觀鳥園的雀鳥可隨意在園內四處活動，遊人進入觀鳥園，彷彿與雀鳥一起置身於一個巨型鳥籠之中，無障礙地觀賞雀鳥、花草樹木。或許雀鳥也久久沒有看過這麼熱鬧的參觀人群，帶着好奇的眼光反觀遊人。

圖、文：遂初



市井萬象



## 走蛇(二)

老家蛇極多，烏梢最為常見，體長可達數米，性情頗溫順，無傷人心，咬到亦無礙。常在農田、河溝附近，有時也在屋舍旁出沒，行動迅速。初見略略覺得悚然，知其性子的總要捉來燉湯，治療惡毒生瘡。鄉野濕氣重，瘴氣霧氣傷人，腿腳易生疔瘡。



准風物談 胡竹峰

有年去蓬萊，海上有蛇島，隔水眺望，並不敢上前。怕入了舊小說中的情景：走得幾步，忽聽草中簌簌有聲，跟着眼前黃影閃動，七八條黃中間黑的毒蛇竄了出來……轉身便走，只跨出一步，眼前又有七八條蛇擋路，全身血也似紅，長舌吞吐，嗤嗤發聲。這些蛇都是頭作三角，顯具劇毒……只見樹上、草上、路上，東一條，西一條，全是毒蛇。

傳奇裏蛇變人的事跡頗多，白娘子與許仙行狀差不多家喻戶曉。人人愛那白娘子，人人羨慕許郎中，人人遷怒法海多事。紀曉嵐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卻說有人變過蛇。滄州城一潑皮，為人兇橫，做羞愧事，投河自盡了。因為生前待母還算盡孝，冥間官員檢閱檔案，得受一個蛇身投為人間了。

長媽媽說給魯迅聽的蛇故事，祖父講古也和我談過。從前一個讀書人，夜裏正在習字，有美女在窗前露齒一笑。他很高興，讓那美女進屋了。幾個月後，有道士見到讀書人，說他眉目都是陰氣，像妖吸走了他的元神，恐怕性命不久。讀書人跪地求救，那道士畫符一道，讓他貼在門口。果然當天夜裏，美女來時，化為一條大蛇，道士恰逢趕到，一刀斷了那蛇身，取下蛇膽自行吞服了。從此書生發憤用功，大考得中，外放為官了。然而我並不喜歡那讀書人，覺得他着了道士的計算，是個孺頭，更為美女蛇無故慘死抱不平。此後每到天黑，常

常留意窗口，期盼會有美女蛇，可惜直到離開鄉下也沒能見到。後來倒是見過很多蛇，牠們卻不標致，不是美女蛇。許是來不及穿戴人皮吧。《聊齋志異》裏有個面目猙獰的惡鬼，披上用彩繪的人皮，裝扮成美女，耍弄各種手段，裂人腹、掏人心。

祖父講古，大概脫胎於許遜斬蛇故事，江南地區廣為流傳。說江東蛇禍，那蛇奇大，無人敢除。許遜嘯命風雷，指呼神兵，以懾服之使不得動。然後飛步踏其首，以劍劈向蛇的腦門，幾個弟子也引劍揮之而上。此後一方安寧。

柳宗元說永州之野有異蛇，「黑質而白章，觸草木盡死；以齧人，無御之者」。世間並沒有觸草木盡死的蛇。柳宗元文章我向來喜愛，這一句故作驚人語，卻也不以為然，士人作文通病如此。莊子寓言，說部傳奇，遊神八極盡享物化之美，讀來飄飄欲仙。寫碑寫史還是要考究一些物理，不能太多矜張作態。

孔子說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，究竟物理。隋以前諸多文章下筆沉着，華實兼具，態度安詳。唐風鼓蕩，文章也多了奔騰多躁進。幾百年後，才有公安派、竟陵派、性靈派的革新，儘管又落入新的窠臼。作文難免窠臼，文章家當如狡兔，何止三窟，像躍入大海的游魚飛進山林的雀鳥。下筆有世道人心，用意固佳，然而不能強文所難。寓教於樂、潤物無聲，才是自然之性。先秦諸子與六朝人物，大抵文章即為文章，或言志或抒情或說理，後人卻多以此作手段，為進階為爭寵為稻粱，一個是天意萬一。勉為文詞，越發局促，無益無趣也。不如在心裏撒一把文章的種子，等待發芽，任它自生自滅。

## 今天如何出行



君子玉言 小杏

回到內地，發覺自己有點傻傻的。不會網約車不會叫外賣不會共享單車，掃碼付錢笨手笨腳，不懂「我掃你」與「你掃我」怎麼操作。用支付寶坐地鐵，之後忙活半天在網上付車費。疫情時代，又產生許多新的生存「應知應會」，需要惡補「防疫常識」，倒逼自己活到老學到老。一旦出行，要分類做好功課：

如果在本市，只是出家門公司門——要提醒自己的，除了過去常用的「伸手要錢」（身份證手機鑰匙錢包），還新增幾個必備提示：健康碼行程卡核酸證明；除了查看交通地圖，還要額外查一個《封控區／管控區／防範區地圖》。除了了解天氣、限行車尾號，還要關注健康碼有無「彈窗」。

如果到另外一個城市——預先從國家政務平台APP了解離開本地抵達異地的防疫要求，再下載一個當地的「本地寶」，了解當地更具體的防疫政策，再登錄當地疾控中心網頁申報（哪天乘坐什麼交通工具，車次航班號、座位號等）。最最關鍵的是要擁有一個當地的健康碼。

疫情時代，萬「碼」奔騰，每個省乃至一些地市都有健康碼，這是疫情時代與身份證同等重要的「通行證」。有人梳理全國三十四個省區健康碼，十三個省就叫「某某健康碼」，省區名+健康碼，北京健康寶、渝康碼蘇康碼粵康碼，等等，一看即明；二十一個省區各有特色，天津「津心辦」、上海「隨申碼」、福建「八閩健康碼」、遼寧「遼事通」、四川「天府碼」。有的叫起來討喜又舒心，比如「吉祥碼」（吉林省）「安康碼」（安徽省）。港澳地區，「澳門健康碼」清晰易明；香港的「安心出行」看不出地域，要讓人猜謎了。將來與後人講起來這些「碼」，有趣的故事一大堆。

目前京城每天新增病例兩位數，對於一個兩千多萬人口的特大城市來講，

這個比例並不高。因確診人數主要來自社會面，於是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進行防控，雖然操作比較複雜，但給市民的指引清晰明瞭。

從區域管控上，根據疫情風險高低，分為封控區／管控區／防範區，發布分類防疫指引。封控區「足不出戶」；管控區「人不出區、嚴禁聚集」，原則上「非必要不出門」，如需出門，應全程規範佩戴N95口罩；防範區盡量做到兩點一線。目前全市封控區一百九十七個、管控區一百八十八個、防範區四十三個，網上公告按行政區域列明，有文字有地圖，精確到樓號單元號，非常清楚。高風險地區比較集中的朝陽區，要求凡工作或生活在該區的，都要居家辦公。封控區內地鐵、公交暫停或甩站。從檢疫安排上，進入室內場所，須持四十八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。五一以來，兩輪全市範圍連續三天免費核酸檢測。一時間，家門口樓下、辦公樓外社區老胡同、公司內部……社區組織的、單位組織的、醫院常態化的檢測，總有一款可供選擇，總有一地可就近就便。五月十二日起，檢測將分單雙號進行。城六區單號，遠郊區縣雙號。整體上市面和市民生活平靜有序，買菜物流沒有多大影響。家附近、上班沿途，可見一些社區被圍擋，外面駐有警察、「大白」和帳篷，人們並不覺得緊張。

疫情時代，「彈窗」堪比上帝牢牢

掌控人們的行程。網友調侃：健康寶沒彈過窗的人，不足以論人生。因為使用頻率高，我在敲字時，特意手工造詞「核酸檢測」「彈窗」。每天早起第一件事不是洗臉刷牙，而是看「窗」。顛顛巍巍點開手機健康寶，就像是打開一個盲盒，不知道下一秒到來的是「未見異常」還是一至五號小彈窗。彈窗有各種花色，從一號到五號，總有一款，會在不经意间悄悄覆蓋你健康寶稍顯猥瑣的大臉照片……一號彈窗來自外地，二號來自北京，三號來核酸檢測次數不夠連續三次，五號來自邊境……每個彈窗都有不同故事，一不小心就自動降臨頭上，讓人感受著來自未知世界的不確定性，疊加着恐懼或欣喜……如何「解彈」？唯有核酸。人的自由，來自核酸。「多年以後，面對子孫，奧雷里亞諾·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核酸的那個遙遠的下午。那年月，「未見異常」「陰性」、綠碼是比「恭喜發財」更實惠的祝福了。」

覺得自己健康寶上的頭像太難看。一次次把自己整得美美的重新拍，但不管是正襟危坐，還是露出八顆牙齒標準化微笑，最終出來的都是一張奇形怪狀的大臉。自己認不出，系統認得出。

傍晚經過西單前門長安街崇文門，綠樹灰牆，安靜大氣，行人不多。路邊的月季花五顏六色，一張張也是笑嘻嘻的大臉，但是很好看。嫻雅端莊的北京也好看。



◀五月十日下午，北京市朝陽區望京街道的一個居民小區內，小朋友在空地上騎車玩耍。 中新社

## 師生錯位？

「不難，同事們看過，說不比往年難。」

「那你沒給學生複習到位。」

「幾乎都複習了，還告訴他們可能考這個，可能考那個。」

「後來怎麼處理的？」

「有人找我談話，叫我給不及格的學生補考，讓他們合格。」

「那就補呀。」

「No, no way.」no way, 沒門兒！邁克用自己的思維方式想問題，拿出不給補考的理由，其間整腳的漢語不時卡住，加鈴聽得着急，忙把先生的話接過去：「這與我任教的第一年相同。那年我的學生三分之一考試不合格。有人建議我給他們補考，我拒絕了。第二年，我給同一個班上課，結果沒人敢缺課、遲到、忽悠我。期末考試，成績大漲，不合格率在正常範圍內。」

這下我明白了，為什麼邁克不給補考。他不降準，教師豈能由學生主宰。

「如果多數人靠補考及格，將有損學校的聲譽，浪費資源，耽誤時間，浪費青春，對不起家長，還給社會造成危害，也害了想出國留學的同學。」他倆數落出一大串的危害，聚焦在「把習慣養好了，才可能學得好」。一唱一和，他們要負責，不破規矩，不慣壞學生。這是一對生活穩定的夫妻，我原以為他們過得優哉游哉，結果煩惱這麼嚴重。

是什麼地方出錯了？學生不思上進，成績不合格，老師若不嚴格要求，怎麼帶出合格的畢業生？「嚴師出高徒」，永遠都不過時。

「我的博士學位是用香港的獎學金獲得的，我要把知識反饋給學生，和他們一起成長。」邁克感嘆道。

「我愛學生，喜歡教書，希望他們踏實地做人……」加鈴說。

當學生，考試是必須的，「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……」這是有出息的前提。



柳絮紛飛 小冰

「老師，我只參加考試，不來上課。不過我會給您一份成績單，我在一個機構的成績單。」開學時，英語系一個學生給外籍教師邁克打來電話。邁克一聽就炸：「No, 我不了解你的實際程度……」洋人老師不買賬，用英語回說。

一聽英語，那學生就亂了陣腳，示停道：「您用中文說吧，我聽不懂。」原來這是英語系的一個局外人。

邁克是加拿大人，妻子加鈴是台灣妹，夫妻雙雙在香港讀完博士後，各在廈門的一所大學任教，返港時我們餐敘，聽他倆娓娓道來。

「很多學生的英語口語不合格，我感到難過。」提起期末考試，邁克感慨道。「你的考題太難了吧。」我說。